客座贅語

客座贅語卷三目錄

客座贅語卷三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三

遯園居士

賞心亭客批

陵祭

正旦祭　孝陵行香果酒。清明日祭。忌辰一閏五月初十日無閏用五月一八月初十日行香。中元日祭。　萬壽聖節日行香。十月初一日行香。冬至日祭。凡三大祭用祝版。已上祭祀俱百官陪祭。遣守備武臣行禮。令例遣司香勛臣行禮。　懿文陵正旦祭果酒。孟春清明孟夏忌辰四月

二十五日孟秋中元孟冬冬至歲暮凡九大祭用祝文已上百官不陪祭惟奉祀行禮祝文稱　皇帝御名謹遣某官致祭於　皇伯祖考懿文太子云　懿文陵人稱東陵　孝陵大祭一歲止三舉餘惟行香而東陵大祭者九清卿劉公常言隆殺相懸不知何故或是洪武中舊禮沿而行之耳

山祭

牛首山東有觀音山爲　貞靜順妃張氏墳妃荆憲王之母也吉山東有南山爲悼熙麗妃李氏墳俱

仁宗妃每年遣祭六次順妃墳荆王遣祭如之祝文
稱　皇帝御名謹遣內官某因里中無知者著之二
墳山林皆蔚勝而悼熙享堂前有大桂樹翠碧如垂
天之雲尤為怪偉

大臣欽遣南京祭告儀

弘治十八年禮部題准今後凡遣大臣於南京祭告
天地　太廟　社稷山川等壇前期致齋三日不用
擺列金鼓隊伍惟用太常寺廚役鋪排扛抬品物或
入　大內由承天等中門而入或出郊外由正陽中

門而出欽遣大臣不可後隨亦不可用儀仗祭品止用脯醢酒果百官亦不陪祀並無飲福受胙之儀

文廟主祭

上丁祀先師孔子禮部奏准南京國子監祭酒主祭如有事故則南京禮部堂上官主祭昔年祭酒員缺南京禮部侍郎張綸省祭至使署部事郎中主祭輕重失倫誠爲非禮後議祭酒及禮部堂上官或有事故於南京各部大臣内請一員主祭右太常寺志所載近例俱署印官行禮

鄉試考官之始

洪武三年應天鄉試知貢舉官則特進右丞相汪廣洋左丞相胡惟庸也考試官則御史中丞劉基治書侍御史秦裕伯也同考則侍讀學士詹同弘文館學士睢稼起居注樂韶鳳尚寶丞吳潛國史編修宋濂也四年又鄉試主試則兵部尚書吳琳國子監司業宋濂特考試之法猶未定且未專屬翰林官故其制如此

太學

洪武中　上以公侯子弟在太學者多驕慢不習訓
詔曹國公李文忠提督國子監是以國公而理太學
事也二十九年因學正吳啟言　上命魏國公徐輝
祖率禮部翰林院官詣監考試諸生等第吏部以次
錄用是以國公而試太學士也洪武中起致仕刑部
尚書李敬爲國子祭酒致仕試吏部尚書劉崧爲司
業是以尚書而起太學官也國初太學之重如此

非三品得謚

國家謚法非三品以上兩京大臣不得與留都大臣

之有謚者惟倪文僖謙文毅岳周襄敏金劉清惠麟梁端肅材王襄敏以旂六公皆尚書也張學士益五品而得謚文僖以扈從土木死難之故若太醫院判蔣用文六品官也以技藝小臣侍 上起居乃得謚恭靖則尤爲異典矣

南部入內閣

弇州紀南都入內閣者三人一爲新都楊公廷和以戶部尚書一爲梁公儲一爲茶陵張公治皆以吏部尚書當時以爲盛事然梁公楊公先在內閣知誥勑

出爲南部尚書此時勅取入閣至京方改兼文淵閣大學士耳又張公已正位尚書未有若萬曆丁未葉公向高以南吏部侍郎徑授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者也且公年方四十九又入朝未久即爲首揆尤爲盛事

應天主試用編檢

主應天試者自正嘉以來必用官僚及講讀近則講讀亦少惟萬曆壬午副考以修撰沈公懋孝耳考前此永樂癸未則編修王達戊子則檢討王洪甲午則

編修周述正統丁卯則檢討錢溥成化乙酉則編修彭華皆主應天試編檢得主鄉試兩京先朝之制固然爾時若宫坊史官主會試亦恒有之自成化後則制乃大異矣

南部三孤

南京大臣以三孤兼者獨少保參贊機務南京戸部尚書黄福一人而已若太子太保則有四人焉兵部喬宇泰金吏部王用賓戸部周經大都尚書九年考滿則加一品而滿九年者希以故隆萬來南部尤少

一品者

尚書一品三品

弇州紀建文中特崇加六部尚書皆正一品於是吏部尚書張紞戶部尚書王鈍禮部尚書陳廸鄭賜兵部尚書齊泰茹瑺鐵鉉刑部尚書侯泰暴昭工部尚書嚴震直皆階特進榮祿大夫然洪武三年始設吏部尚書正三品侍郎正四品屬中書省十三年罷中書省陞尚書正二品侍郎正三品是一尚書也在國朝正二品而或爲正三或爲正一亦已三變矣

他部銜掌南吏部

弇州六卿表紀師公逵永樂二十二年以南戶部尚書兼掌吏部宣德二年卒猶止稱戶部考吏部志公以永樂十九年復任南吏部侍郎戶部志公二十二年爲戶書吏部傳言公宣宗即位晉戶書兼掌吏部與志所紀不同而吏部歷官表洪熙元年許思溫以左侍陞尚書師公兼掌在何時知必有一誤矣

吏部尚書改南部

弇州異典述稱吏部自建文而後益重矣其改南吏

部者崔莊敏公恭改南禮部者耿文恪公裕改南兵部者劉公機按崔劉二公皆以丁憂復除止可云起不可云改惟耿公則以北而南且禮部斯可謂之改蓋時有執左道登顯仕者庇其鄉人而耿公居吏部不能遂故出公於南耳未久轉南兵部弘治中召還禮部尋仍爲吏部尚書

生員任宗伯

俞公綱上元人以生員善書由中書舍人天順中官南禮部左侍郎成化三年致政

南部兼北銜

正德初王公軾以南大司徒兼北院副都總師征蜀。嘉靖中王公守仁以南大司馬兼北院左都討岑猛。張公經以南大司馬兼北院右都平倭至王公用賓以南太宰仍兼翰林院學士。蓋優禮儒臣之典也。又弇州卿貳表載隆慶中林公濂以南少宰兼翰林學士

南尚書兼列卿

成化中程襄毅公信為南京兵部尚書。先是以兵書

提督軍務平川貴錄功加兼大理寺卿至是猶兼之

北衙理南務

南翰林掌篆者皆用北衙其宅如嘉靖中李默王材瞿景淳陸樹聲俱以太常寺卿掌南京國子監事此以北衙理南務也弇州所述又有屠羲英以常卿掌南監考屠實以南常卿又云萬士和以禮左侍管南禮右侍按萬公自以禮左起南禮右非管事又云翁大立以兵侍管南吏刑二部翁公亦是起官云管亦誤

大學士理南部

宣德四年華蓋殿大學士張瑛以原官掌南京禮部其官稱禮部尚書時北京爲行在故不稱南京也大學士不理閣事而出理部事且又在南京國朝得瑛一人耳時蹇夏三楊輩自莞機務瑛本以東宮官僚驟進入閣典制誥非　上所倚重故理部事如此也

守備

守備永樂二年駙馬都尉沐昕與襄城李隆一同鎮守又宣德五年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任守備南京

守備之久者成國公朱儀天順八年任弘治九年卒在任三十三年魏國公徐鵬舉正德十六年任嘉靖十七年復任前後共三十二年

協同守備

都督僉事趙倫景泰元年任都督同知馬良成化二年任自後皆公侯伯爲之而都督官不得與矣

參贊機務非南京兵部銜

別集言參贊機務非南兵部銜爲戶部尚書黃福張鳳吏部尚書崔恭都察院右都御史張純王恕其南

兵部而非尚書者右侍郎徐琦琦未幾即陞尚書仍參贊按張鳳盩山人李文達賢爲碑銘言公以景泰癸酉由戶書轉兵書參贊又二年召爲戶書天順元年調南戶部言鳳以戶部參贊未的也張純史傳純以右副都御史奉勑監督南京軍務又一年景泰辛未陞右都御史明年奉勑陞兵部尚書參贊守備機務云以右都御史參贊亦小不合王公恕以右都參贊亦未久即遷兵部尚書

大臣高壽

南都大臣眉壽者止劉清惠公麟一人年八十有六
　大老遺腹生子
童公軒年七十四而卒無子遺腹生一子公顧命名
曰紫芝見倪文僖公謙墓志銘
　勛戚久任
趙輝在永樂十一年癸巳以千戶守金川門　成祖
奇其貌以長公主配之凡事　六朝掌都督府奉
孝陵祀至成化十二年丙申卒凡六十四年尚主時
年巳二十餘計年當九十矣府第在南京宮城後載

門北諸公主第皆圮廢獨趙府巋然尚存

徐魏公俌謚莊靖自襲爵至卒再提督守備五十四年其孫鵬舉襲公爵至卒三提督守備五十六年

蜂蟻

嘉靖甲寅秋總督糧儲公署中有蜂房懸於檐下不數日大如斗羣蜂聚焉同日中堂忽聚蟻數升有頃而散時衛水楊公宜爲總督甚怪之然竟無恙厥後庚申春總督黄公懋官以軍餉不時軍士讙呼圍之遲明登擊督署毀拆一空遂執黄公拉死之懸大中

橋坊上。自下以箭射之。笮四行擒捺。當事者曲貸撫之。乃定蜂屯蟻聚。妖孽先見之萌也。然歷七年而始應。又不中。旣于楊公。而中于黃公。豈人事亦有以致之。然歟。黃公持法太苛。裁革冗食。又吝於出納。遂罹斯禍。楊太學希淳有文紀其事。

化俗未易

湛甘泉先生爲南大司馬。令民毋得餐大魚酒肆中沽市。無論舉火當罏致衆叢飲者禁除。歲庶民毋得焚楮祀天。糜財犯禮。妻鳳阿先生爲南大宗伯中明

宿娼之禁凡宿娼者夜與銀七分訪拿幇嫖之人責而枷示二公之事皆以立禮之坊制淫之流也然姜之事行僅游冶之子以爲不便湛之事行而稱不便者怨聲遂載道未幾法竟不行所以者何都輦之地羣情久廿酣嘗萬口易至滂羨故當事者往往持治大國若烹小鮮之說勢固然也故治貴因民

新知録

廣文劉將卿名仕義官桐城著新知録二十四卷上下古今犄摭臧否具有依據偶記其二則一曰躁心

濯舊曰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輒憤懣形爲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顏色日澤既而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此可以爲躁心者省矣一曰察政文子曰察見淵魚不祥班超曰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司馬溫公潛虛曰察窮秋毫物駭而逃長民者宜三復焉

補謚

謚以尊名節以一惠古今之大典也故臣不得私其君子不得私其父夫以官秩之膴顯子孫之彊盛遂

可以奪天下萬世之公而殺太常博士之議則幾無
謚矣吾鄉自王襄敏後與此典者殆不乏人而竟成
闕事余深悵焉因冊牘之如陳靜誠遇高不仕之義
於攀龍附鳳之時其蹈高且嘉謨入告覺巢由之爲
固矣何尚質遜矣不諱之音於批鱗將貴之日其義
勇至視死如飴覺逢干之爲易矣童尚書軒學攬天
人之奧其立身范俗也端而毅顧尚書璘文並徐劉
之駕其撫民瑚教也惠而明陳中丞鎬督學振鄉暨
之遺風而撫綏尤多渥澤殷宗伯邁歷仕挺松筠之

素節而恬澹足鎮囂浮此誠朝宁之珪璋人倫之弁冕亟宜易名以示旌異者也責在後死易能諉旃金陵殉事謂張文僖公與曹文忠公同死土木之難不知何以死同而謚異按曹公初謚曰文襄後乃改今謚頃亦因議謚與當事言文僖謚當改引曹爲例也

鄉賢

鄉賢之舉典重一時祀垂千載必當之者無媿色祝之者亡媿辭而後謂之非濫吾鄉此典正嘉以前最

爲嚴核後稍覺矣以余所知往喆如姚太守隆之潔愼王給事徵之清直李憲副重之丰稜盧苑馬璧之貞恬沈侍御越之耿介阮憲僉昱之廉靜在當時並許琤琤在今日尤堪楷式而俎豆尚虛蘋藻未薦豈子孫之無力抑採訪之未周聞王公臨坳遺誡厥子太僕曰吾恥入鄉賢愼毋溷我噫爾時猶有此言後當何若念之慨然

梁鍾山定林寺藏經

劉勰家貧不娶依沙門居博通經論區別部分而爲

之叙定林寺藏經其所詮次也所撰文心雕龍中書令沈約絕重其文凡都下寺塔名僧碑碣皆出其手

傅大士

大士傅弘東陽郡烏傷人體權應道踊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爲任或金色表胸異香流掌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脚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重瞳色貌端嶂梁武聞之延於鍾山定林寺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常以經目繁多人不能遍閱乃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碍謂之輪藏

隋棲霞寺請天台智者大師疏

棲霞寺衆保恭等和南竊以瞻慕明德灰琯屢遷展覲以來炎涼甫隔伏資至法用稟教門定水澄而無涯詢峯高而不極至如止觀方等之義龍樹馬鳴之文莫不殫其理窮究其沖妙恭雖不敏少游講肆窺翫南北經論三十餘年求其奧旨[illegible]不悟觀諸法海寄在餘生所冀傾竭猶欣飽腹然道安之遇澄上人便稱北面惠永之逢遠上首即創東林是知得奉勝人須安勝地者也恭雖疏薄竊欣往彥所居棲霞

寺乃宋代明徵君宅僧紹之所建立也鑷山現像疏巖敞殿似若飛來無慚踊出若其林泉爽麗房宇縈紆桂嶺春芳雲牕晝耿自昔高行是用遊寓故寺衆齊誠請延咸德惟願傍覩賢喆爰降彼居依經受用必垂納處所有園田基業具在別條謹共開府士榔顯言證成斯誓庶金剛之域與鷲嶺而長存法寶斯憑等雖山而不滅謹疏開皇十五年八月六日保恭等疏此文麗則高古自非唐以後人手筆金陵蕊蒭中乃有如此人如此文世無傳者特爲載之顧言官

兼秘書監直內史省開府儀同三司嘗奉勅撰智者大師碑此文或顧言代草未可知也

碧峯和尚

碧峯寶金和尚俗姓石氏乾州永壽縣人也母張氏有桑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之且囑曰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和尚年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爲弟子既薙落受具戒徧諸講肆窮性相之學已而掛冊嘆曰三藏之文皆標月之指爾卽更衣入禪林時如海眞公樹正法幢于西蜀晋雲山中亟往見

之公示以道要和尚大起疑情三年閒寢食爲廢偶攜筐隨公擷蔬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公曰爾入定耶和尚曰然曰汝何所見和尚曰有所寤爾曰汝第言之和尚舉筐示公公非之和尚實筐於地拱手而立公又非之和尚厲聲一喝公奮前搥其胸使速言和尚築公胸仆之公猶未之許和尚愈精進不懈遂出參諸方憩蛾眉山日採松柏啖之脇不沾席者又三年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和尚已溺死越七日水退兢往視之和尚

燕坐如平時唯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嘆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今日乃知之急往證於公反覆辨詰甚力至於拽倒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翌日重勘之至期公於地畫一圓相和尚以袖拂去之公復畫一圓相和尚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和尚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覩之不語復畫如前和尚於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和尚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若此也

吾師無用和上有云坐下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非爾邪先是和尚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三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曰此五臺山秘魔岩也爾前身修道於此靈骨猶在何乃忘之既悟遂遊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披五綵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其後和尚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弗見或爲文殊化身云和尚乃就山建靈鷲庵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糧來獻至正戊子冬順

上遣使者召至燕都詔主海印禪寺力辭之洪武戊申　大明皇帝即位於建鄴又明年庚戌詔和尚至南京夏五月見　上於奉天殿遂留居大天界寺時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　旨後　上設普濟佛會於鍾山和尚於圓悟關施摩陀伽斛法食竣事寵賚優渥是五月悉將衣盂之資作佛事七日乃示微疾　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與四衆言別正襟危坐目將瞑弟子請留一言和尚曰三藏法寶尚爲故紙吾言欲何爲表

然而遊後三日奉龕荼毗於聚寶山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

名僧

余性好山寺每一遊歷意輒欣然尤於荒涼岑寂之區倍爲延佇自謂宿世有空門緣所交緇流頗衆若楚黃蘗深有之禪部蜀高原明昱越天臺傳燈之講義越雙井惟傳之詩句冏錚錚佼佼法中之龍象也吾鄉雪浪之洪恩慧解通脫不爲法縛廢跡遺心別有眞契洪濟之守心精持木义皈依淨土慈悲接物

誠感十方余皆得參承而拔廁焉至今思其風義每深嘆企嚮端使余結社中林棲心俗外得如三四公者與偕淨侶晨鐘夕梵晏坐經行便可散屣浮名樂而忘老矣

孝陵碑石

永樂三年秋於陽山采石爲　孝陵碑石長十四丈濶二丈六尺厚一丈二丈黝澤如漆學士胡公廣有游陽山本業寺記而詹事鄒公濟有記乃云二年冬於慕府山陽劾碑石高廣中度尋於龍潭山麓鑿石求

趺既而神龜呈露昂首曳尾介文玄蒼乃於龜下遂得趺材適與碑稱與胡公記異不知前碑材後竟用否石龜今藏　孝陵殿中有木平臺上安二御座乃朱紅圈椅前一朱紅桊案左一紅匣貯龜于中長可尺餘首昂身形畧似而已右以一空匣配之鄒記言宜藏於太廟今人遂謂太廟中有神龜誤矣

太師牕

秦會之丞相第中牕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餘作疏櫺謂之太師牕此即今之柳葉櫺子也俗又名為

不了格

麭挑

今以麪作挑乳形名之曰麭桃俗訛呼不解所謂考太常祭物志有麪麭有麪桃乃知麭自麭桃自桃俗一槩呼之失其意矣

屏息

太常供奉祭品如羹盬之類其捧獻人口鼻用物作長袋繫於頸後俗名拫顙非也志名曰屏息　太廟以黃羅它祀以紅紵絹爲之

介甫絕句

王介甫投老金陵依鍾山卜居後復捨宅爲寺所題絕句關金陵山水者往往多遠情幽景因摘而書之如曰南蕩東陂水漸多陌頭車馬斷經過鍾山未放朝雲散奈此黃梅細雨何曰誰將石黛染春潮復撚黃金作柳條西崦東溝從此好符與追我莫辭遥曰雪乾雲淨見遥岑南陌芳菲復可尋換得千顰爲一笑春風吹柳萬黃金曰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未参差含風鴨綠粼粼碧弄日鵝黃裊裊垂曰竹徑

編茅倚石根竹莖疎處見前村閑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掃門曰春風過柳綠如繰晴日烝紅出小桃池暖水香魚出處一環淸浪湧亭皐曰木末北山雲冉冉草根南澗水冷冷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曰石家茅屋有彎碕流水濺濺度雨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曰倚公無國寄鍾山堰屋青松擁藹間長以聲音爲佛事野風蕭颯水潺湲曰菴雲作頂峭無鄰衣月爲衿靜稱身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横陳曰稻畦藏水綠秧齊松

鬣初乾尚有泥縱蹇尋岡歸獨卧東菴殘夢午時雞
曰荷葉初開筍漸抽東陂南蕩正堪游無端隴上脩
脩麥橫起寒風占作秋曰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
塘灩灩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曰與
客東來欲試茶倦投松石坐欹斜晴香一陣連風起
知有薔薇澗底花曰野水從橫漱屋除午牕殘夢鳥
相呼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曰小雨輕
風落楝花細紅如雪點平沙槿籬竹屋江村路時見
宜城賣酒家曰荼蘼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曰桑條索莫棟
花繁風斂倏香暗度垣黄鳥數聲殘午夢尚疑身屬
半山園曰青青千里亂春袍宿雨催紅出小桃廻首
北山無限思日酣川淨野雲高曰午枕花前簟欲流
日催紅影上簾鉤窺人鳥喚悠颺夢隔水山供宛轉
愁曰隱隱兩崗月一鉤春風落日澹如秋房櫱半掩
無人語鼓角聲中始欲愁曰斜徑偶通南埭路數家
遙對北山岑草頭蛺蝶黄花晚菱角蜻蜓翠蔓深曰
江北秋陰一半開晚雲含雨却低回青山繚繞疑無

路忽見千帆隱映來曰定林青木老參天橫貫東南一道泉六月杖藜尋石路午隂多處弄潺湲曰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江清月暖蘆花轉祇似春風柳絮時曰蕭蕭出屋千竿玉靄靄當牕一炷雲心力長年人事外種花移石尚殷勤曰冥冥江雨濕黃昏天入滄洲漫不分北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遶北山雲曰雨山松櫟暗朱藤一水中間勝武陵午梵隔雲知有寺夕陽歸去不逢僧

陳智者住金陵勑

天台志有陳宣帝留智者住瓦官勑云京師三藏雖弘皆一途偏顯兼之者寡朕聞瓦官濟濟深用慰懷宜停訓物曾進獨善一二曹義達口具得朕意也四月一日臣景歷少主請于光宅寺講仁王經勑今欲於寺捨身僧得大施敬屈講仁王經日自欲聽聞今遣後閣舍人李善慶往遲知一二又治光宅寺勑光宅是梁武龍潛之地不整處多今勑繕量隨由就功一二羅宣取來意

徐陵與智者書

國清百錄云陳左僕射徐陵與大師書最多門人兢將去追尋止得三紙其一曰陵和南昨預沈儀同法席餐奉甘露無畏之吼衆咸歸伏然正法炬朗諸未悟自慶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諮展此不申心謹和南其二曰陵和南注仰之心難可敷具拔公至蒙三月二十日旨用慰積歲傾心夌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無餘惱耳遲復存旨弟子二三年來溘然老至眼耳聾闇心氣昏塞故非復在人兼去歲第六兒夭喪痛苦成疾由未除愈適今月中又有哀故

頻歲如此此窮處轉深自念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接
係仰何言敬重琛公今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
其三曰陵和南放生星聞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技公
户具謹不多諮惟遲拔公迋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根
如此功德算數無盡隨喜無量此不悉諮又其一曰
弟子徐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根微
弱願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地獄三
塗三願即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生四願童真出家
如法奉戒五願不隨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策西暮

今書丹款仰乞證明陵神南

毛尚書與智者書

其一曰累年仰系不易可言承今夏在石像行道欣羨無極又聞欲于天台營道場當在夏竟耳學徒遠近歸依者理應轉多安心林野法喜自娛禪講不輟耳四十二字門令附離留多時讀竟不解無因諮訪爲恨轉積南岳亦時有信照禪師在岳嶺徒衆不異大師在時善公於山講釋論彼亦邑遲望還綱維大法不者歸鍾嶺攝山亦是棲心之處何必適遠方詣

道場希勿忘京師邊地之人豈知廻向傾心無厭不積永因接顏色東望欷滿敬德信人今返書不具弟子毛喜和南弟子諸弟及兒悉蒙平安第三任鄱陽郡第二爲豫章王司馬第四大延卿第五入閤度支郎大兒由在東宮爲中書舍人仰蒙垂顧大善知識大同學慨復遠辭共二日秋色尚熱道體何如禪禮無乃損德弟子老病相仍湯藥無效兼不得自開轉有困耳仰承移住佛隴永恐不復接顏色悲慨具深仰惟本以曠濟爲業獨守空巖恐違菩薩普被之旨

近與徐丹陽諸善知識共訓量等是一山鍾嶺天台亦何分別必希善加三思不滯于彼我京師彌可一二因拔師口具其問願敬道德弟子毛喜和南其三曰適奉南嶽信山衆平安弟子有答具述甲乙後信來當有音外也今奉寄牋香二片熏陸香二斤檳榔三百子不能得多示表心弗責也弟子毛喜和南其四曰今仰脊數說訓往綽然道俗嗟味般若照明豈是拙辭所能稱述弟子毛喜和南按喜榮陽人仕陳官五兵尚書為光祿大夫領軍驍騎將軍兀官法會

[illegible]所執弟子禮受六妙門及四十
二字法門日夜研尋不因事廢徐毛二公皆在金陵
與智者往還是此中一故事且南朝文筆世如晨星
僧授他志得之鈔附于此陵書在沈儀同席聽法沈
名君理吳興人尚陳武帝女會稽長公主疏請師往
瓦官開法華經題帝敕停朝一日令群臣往聽陵
後身為[illegible]第六子制章安之法所願與不虛矣
陳後主[illegible]居施物
瓦官寺者[illegible]晉[illegible]存建[illegible]靈曜寺後主造主書羅闍宣

[illegible]勅送金像一軀光趺五十釋論一部閣寶樓將紫一面
千葉塵尾一柄并匣虎面香爐一面并合東田口
又宣口勅不許讓口且留山中使役勿勞輸送又
送扶月供夏服一通細蕉五端絹布各十疋綿十斤
黄屑二斗扶月米五石錢三千文果菜付隨由扶月
送後任光宅寺沈后致書云妙覺和南今遣內師許
大梵往稽首乞傳香火願賜菩薩名庶藉薰菩提春
屬謹和南送扶月供薫陸沉檀各十斤黄屑一斗細
紙五百張燭十挺赤松澗米五石錢一千文右件月

月供光宅寺大師答啟云今名海慧菩薩又從上扶

月供薰陸香一合檀香三十斤中藤紙一塈乳酥一斗錢二千文右件月月供光宅寺（黃屑開元十道志驩州貢黃屑沈香之屑也）

隋煬帝為晉王嚫戒師衣物百□聖種納袈裟一緣黃紋舍勒一腰綿三十屯鬱泥南布袈裟一緣黃絲布從一具紺四十疋鬱泥南絲布補袒一領黃紬臥褥一領布三十端鬱泥絲布坐褥一具烏紗蚊幬一張絲一百張鬱泥絲布方裙一腰紫綖靴

一量錢五十貫欝泥雲龍綾被一緑龍須席一領
蠟燭十挺欝泥羅頭帽一領須彌氈一領銅硯一
面高麗青坐布一具烏皮履一量墨二挺黃絲布
被襠一領青榴枕一枚和香一盒鐵錫杖一柄象
牙管一管麈尾一柄烏油鐵鉢一口并袋斑竹筆
二管銅七筯一具犀角如意一柄并匣白檀曲几
一枚銅重盌三口石青爐奩一具山水繩牀一張
銅搔勞一口銅香火七筯一具白檀支頰一枚銅
澡罐一口南榴夾藤枕一枚竹蠅拂一柄鐵剪刀

一口蒲稜文木案一具并褥犀莊爪刀一口鐵剃刀一口黃絲布隱囊一枚紫檀巾箱一具鐵鑷子一具白瓦唾壺一口并籠巾拂心筆格一枚銅燭擎一具鍮石莊佛心經格一具犀裝書刀一口白團扇一柄爪簽龍篆縣針垂露飛白倒薤魚篆科斗小篆大篆字散皮屏風一具淨人善心年十一右標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文施物至玉泉寺五彩四十九尺幡二張五色斑羅經巾二枚絹五十疋錦香爐褥十張熏陸香二觔剃刀十口

鵝納袈裟一領油鐵鉢十口雄黄七觔須彌氈五領又施天台山納袈裟十領龍須席二領須彌氈二領犛牛酥三瓶薰陸香一盒及爲太子仁壽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施天台山白石香爐一具大銅鐘一口鵝納袈裟一領鵝納褊衫二領四十九尺幡七口黄綾裙一腰氈二百領絲布祇支二領旛一百口和香二盒胡桃一籠衣物三百段麥麨一盒石鹽一盒酥六瓶二年又施天台山飛龍綾法衣一百六十領幡一百五十張光明鹽一石酥五

瓶又別賜灌頂法師金縷成成彌勒像并夾侍菩薩
聖僧周匝五十三佛織成經囊七張織成經袋二
口熏陸香一百斤酥合和香一斤陳隋二主皈依
智者悉行五戒自斷善根所賜嚫施本無足紀第
以其中名相多六朝方物方言文人攷據間有所
遺因附載之為淹通者資一二與開奇字耳又智
者答上晉王爲春樹皮袈裟一緣乃梁武帝時外
國所獻者晉王謝啟云菩薩戒稱所着袈裟皆染
使壞色況復自然嘉樹妙彩天成相應之言無勞

外假萬春表長生之稱二與合善譽之辭永服周旋恒充布薩常事半月豈惟六日若如來衣深荷慈獎謹和南衣名甚新奇啟文亦妙

金甲人

何工部遵止德中疏諫　南巡廷杖死　世廟初贈公尚寶卿官其子一人南畿志言公贈光祿少卿誤也公葬南郊且百年矣其孫諸生應鼎常夢一金甲人謂之曰亟改扦而祖吾為而祖所壓且百年柰何形家亦言地非吉壤應鼎乃改葬既開壙則棺木已

腐而形故不壞面如生目開而睛甚黄衣紅袍色猶未變也掘其下果有磚甃爲古塚不知何人之墓且當何公葬時豈不知是前人塚而扦之皆異事也

先祖夢中三人

萬曆己卯秋先祖贈中憲公夢一人語之曰今科報中式者三一者之北門橋一者之剪子巷一者之上新河覺而臆其人是科無驗庚辰冬先祖謝賓客矣踰三年爲壬午應天中式者三人第六名沈天啟住剪子巷第十二名黄夢麒住上新河第十四名張文

聯住北門橋夢之奇中如此且踰一科始驗夢之人已逝而兆始符造化之巧真不可測也

秦檜女墓

王君履泰言秣陵鎮人曾掘地得塚朱其棺以銅爲甓皮之羨中多金銀器報于巡檢司官勘誌石秦檜第三女也官亟令人掩之金陵瑣事載嘉靖末江寧鎮人有掘得檜墓者所獲不貲官因惡檜而緩其獄按元金陵志檜墓在牛首山在江寧鎮南木牛亭者其祖塋耳未知孰是

猿妖

張韞甫言嘉隆間一部郎之妻偶出南門梅廟燒香爲物所祟每至輒迷眩百計遣之不去後部中一辦事吏諳道籙符水郎命劾治之吏設壇行法別以小鐵擳怪久之壜內嘖嘖有聲吏復以法咒米每用一粒投壜中其怪即畏苦號叫似不可堪忍者問其何所來答曰本老猿也自湖廣將之江以北道過金陵偶憩于高座寺樹杪而此夫人經行其下適有淫心遂憑而弄之耳吏以符封壜口火焚之怪遂絕按

宋高僧傳載會稽釋全清工密藏禁呪法劾治鬼神所治市儈王家之婦草爲芻靈立壇呪之良久婦言乞命乃取一罌驅芻靈入其中呦呦有聲緘器口以六乙泥朱書符印而瘞之卽此術也

翟氏

友人翟德孚名文炳以庠生援入監第四子聰敏能文而病瘵其家多妖祟日夜拋擲瓦礫不休德孚請劾鬼者治之設壇于所居樓之庭中而置壜以俟久之一婦人啼哭嗚咽自樓而下趨入壜上壜中悲悽

不可聞云是德孚亡婦不忍舍吾子來相顧耳今何
意煎迫至此亡已請勿薙我薙則永無生路矣德孚
不聽竟於園地掘坎瘞之所擲瓦礫遂絕而子竟不
起此上二事與瑣事所載方崦太花村事正同

語怪錄

曾用陳先生著語怪錄中四則一曰秦雲字士能金
陵人也號南堂居士有詩名爲宋西陂所賞不得志
卒於京城金元玉家嘗召箕其書篆上云吾南堂居士
也請賦一章即降箕云十年塵足走京華桃李春風

幾度花地下尚懷天子殿世間依舊故人家鐵城野哭存青眼玉壘鐵戈蕩白沙怨恨征西元帥使不如江海泛仙槎一日方伯吳公彥華爲參政時出按部宿公署中夜入厠自置燭地上見一人爲執燭起黃裳綠衣女子也公不敢仰視久之遂執燭前導過厠下門子皆熟睡撼之不醒遣入室取衣冠危坐曰豈燭案上擲之出乃去一日劉司空麟初爲刑部郎出理刑於滇深夜方寐有物如木綿團壓于被遂不能醒強振起大聲叫喚少寐又復壓被上如是者三乃

呼門役皆入室不能醒公自起逐之若烟從牖隙中去一日周公約菴巡撫延綏時榆林一婦方產渴思飲水飲輒至滿桶自是不食亦不復與人間事矣終日求掩埋其夫苦其亂從之穿穴使入上留一竅越數日啟視猶生壙中人以為神強出之將以布裂其頸滲而為孫奉公聞而怪之舁其衆召婦至臺訊之婦曰吾不欲食久矣非人間所宜存者但掩埋可何必為竟遣之不知所終余又記王公少治官刑部差遣歸以來搆家往寓中臥室以蓆布地夜忽覺有物

壓其胸而身遂如在磨盤上旋轉如風眩運甚然心了了强力簸頓之其物墮床下走蓆上窣窣有聲急呼僮起逐之僮倉卒開門遂逸去此與劉公所遇正同皆狐妖也

陳公善諧錄

司馬王公敞身短紗帽作高頂靴着高底輿用高杠人呼爲三高先生

顧太僕居憂鬚髮盡白至服闋北上乃皆烏之人曰鬚髮亦起復矣

陳鐸爲指揮善詞曲又善諧謔常居京師戲作月令惟記其二月下云是月也壁蝨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鞾化爲鞋最善形容化爲鞋更可笑也

夏學正病有傳方焚漆頭巾作灰酒服之其子取服頃之煩燥而卒學正少與南太宰張公潔同舍因爲志其墓其銘曰少學於學宮旣官于學宮令也卒於學宮嗚呼夏公黃搢之主事爲改數字少學於頭巾旣官於頭巾令也卒於頭巾嗚呼夏君太學附之歟日真諧謔也

南部考察刑部黜一郎中時陳留劉公忠爲太宰人問劉何以得其情而黜之撟之曰王顧左右而言他時王考功聿顧驗封璘爲劉所信任故云

蔡承之見碑龜趺問周子庚曰此亦龍種有别名非龜也偶忘之周答曰名老蔡承之笑曰問誤也大龜曰蔡

怪石

東坡先生黄州江岸細石第有温瑩如玉或深淺紅黄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文又有一枚如虎豹者

有口鼻眼處而已。余鄉王藩幕家有一大石子。中具兕塵觀音像面目跏趺儼然如生衣裓亦復分曉。又猩別駕家南門外有石子累數百有白質五彩文或黑質素文中或現北斗七星或具山水草木狀或具鸜鵒眼或如挑絲竹根圓點數十斑駁如畫或赤如丹砂或碧如翡翠種種奇特。不但如東坡志林所書矣。石多出六合山中。今盡爲人掘取。如前所記一枚直可錢數千

目靜齒動

余向偶病齒痛有人教以常漱且叩曰目病宜靜齒病宜動因讀志林記張文潛語曰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黃魯直語曰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目當如曹參之治齊治齒當如商鞅之治秦知此說其來久矣

評花

余嘗評牡丹花虞美人花菊花似紙花扶桑花似綵紗花芍藥花似絹花玉蘭花梔子花秋海棠花百合花玉簪花西番蓮花似通草花桂花蠟梅花似蠟花

蘭花似所花梅花似鯽魚鱗花而東坡先生志林與
王文甫評花言荼蘪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蠟花杏花
似絹花罌粟花似紙花則既已先之矣

客塵贅語卷三終